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九

吳沈欽韓學

△ 昭公元年 楚公子比出奔晉 書名者內無從行外無強援如匹夫為之也 賤之非罪之



△ 傳豐氏之祀 豐氏但得有稱廟 某公冠于成王之廟而云以先君之祀 靈之祀 是廟之通稱不必為遠祖廟云

△ 遂會于號 續志 崑陽有號方 方輿紀要 汝謂之平 吡城在縣東北二十里 吡亦作桃

△ 設服離衛 服之二人 執戈在前 在國居君 離宮陳衛 在門 按服以在國時事解 所會之要固未嘗杜預以離為陳亦非也 易象 離廣也 禮 離坐離 五鄭注 廣兩也 公羊 桓二年 傳注 二國會曰離 亦以離為兩離 衛正指下文二執戈者

春秋左氏傳補注



△

故曰辭衛表大記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是人君之儀也  
蒲宮在前不亦可乎服之蒲宮楚君辭宮言令尹在國已居君之宮出有前戈  
不亦可乎按子守而書乃其在國時事杜預乃之編蒲為殿屋野人之詞

梁其廷(惠之廣款梁其廷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

夏有觀扈(一統志詳觀故城在曹州府觀城縣西有夏時觀國鄆縣故城在西

安府鄆縣治水有夏時扈國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注武

觀即五觀也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未歸淮南齊

侯訓有扈氏為義而亡注之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與夏啓獨子故侯

啓之亡之周書史記解有夏之方與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

商有姓邱紀年外壬元年邱人叛何重甲三年彭伯定邱五年姓人

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姓人未亨姓即莘方與紀年下邱城在邳州治東古

邳國山東通志仲虺城在兗州府滕縣西南境吳仲封薛遷于邳古上邳城

周有徐奄(惠之紀年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邳以叛周書周公相天

子般東徐奄臣三叔為亂按紫誓之淮夷徐成並與杜預謂徐即淮夷者誤

山東通志奄里在曲阜縣東境古奄國

子皮戒趙孟禮終(按此聘禮大夫饗賓之事又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親戒

鄭之速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後自台之杜預謂受所戒禮畢者謂上

上介出請入告拜辱禮辭許之事

邊豆于幕下(幕下東房也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公食六餼九俎庶羞之

豆二十饗禮已亡五穀之邊豆則不可考據有司徹主人初獻尸主婦薦韭

直醢又薦昌菹醢又進麇黃白黑之豆四豆也主婦設尸又設糗  
與服脩連上為六豆也主人酬尸後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

注之房中之羞其饗則糗餌粉餐其豆則馳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

有載醢醢之醢連上為八豆也彼不載是豆不具者以饋尸醢又云

牛也內則祝膳之事之脚腫臠牛炙醢牛臠醢牛臠羊炙羊臠醢豕炙豕

臠不將魚臠雜兔醢醢之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其饗則僅饗人

所載之數矣

禮終乃安脫屣就席坐則曰燕凡饗會皆有燕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坐于賓

鄭之法坐者將以賓燕也

弁冕端委服之禮衣端正言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廉長故曰委按弁冕祭

服端委朝服也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之朝服亦得通稱玄端玉

藻疏之義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之端

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象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

為裳前玄後黃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也

老將知而老及之者趙策老老而衰智者而多射義旋期稱道不礼以

老人閱歷多知又將不免昏亂也

女自房觀之禮禮女立于房中南面

及衝張有後古編衝通道也以行童聲別作衝非一曰衝簷雷向也廣非

執也也按衝即執也

弟之懼選按呂覽少選之禮房兄高誘注少選少間也又須臾也任放篇云



選問食熟高誘曰選問須決也又靈方篇選問格選以也然此懼選者言  
可懼在目前耳杜預言選教之一義云教其罪而加戮則非也釋詁算教  
也選与算通用盤庚云世選尔勞釋文選即算也後漢書注引詩之威  
儀拂之不可算也論語斗筭之徒何足算也車千秋傳焚引為何足選也  
其母言鍼弗去教當及矣猛之貫滿也

造舟于河元和老周州於邑縣河橋有秦后子嘉晉造舟于河通秦晉之

道

十里舍車服之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而來以次相授車車皆日行一百

六十里按百乘之車布于千里每車止行十里一往一反為二十里之終事

及知一百七十里每車所行之數也

元史董博背百里一日運糧之法止此孔疏  
自不會者之一百七十里計一乘之半里何其費也

自雍及絳元和志鳳翔府郭下天興縣本秦雍縣國都東至京兆府三百

一十里絳州西南至京兆府五百九十里至沃縣李晉絳郡西至州五十里共九百五十里

崇卒也釋詁崇充也儀禮主人招崇涇樂祀復假以崇皆訓充此言以卒充行

伍杜訓為聚非

以什共車六韜均兵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人十人當一車險戰之法

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今此至阮之地則十人當一車之用也每

常之法每乘有七十二人步卒以五甲之法又滿百人未必以一乘之卒為列

故此之以什者別為行伍也

困諸阮又充按舒言乘于阮而搏之又取勝之道趙若曰道遠險狹格而風

闕于穴中將勇者勝杜預後說用車之事非也

趙喜天子一按  
文者君或早大往  
則此天子如當作天  
錢大昕云与上七子  
相對讀存信世久

△為五陳以相離(離震也疏謂布置使相遠去水李登太白陰經曰陽隊起一  
至九陰隊起九五一隊有五十五人五人大長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向客卒  
相去二步隊向客隊相去十人步前後十隊其前後相去二如之黃帝曰車  
向客車隊向客隊向客曲是也

△偏為前拒前為偃月陳

△遺實沈于大夏(服虔之大夏在汾澮之間日知錄言之始見春秋其都在

翼北距晉陽七百餘里遠不相及史記廉言警龍門通大夏所謂大夏者正

今者絳吉溫之地者以服氏之說為信

△而封大棘焉(紀年成王十年命唐叔虞為侯

宣汾洮一說晉汾出在冀武府寧武縣西四十里汾水經潞水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源自潞漢走河東同喜縣有洮水水經注潞水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源自東

出清野止一統志洮水源自絳州絳縣橫嶺山煙石入同喜縣界與陳村  
峪水合按陳村峪即涑水也齊名補按水經注洮水即涑水非也

障大澤(一統志至駘澤在太原府南十里舊為晉水匯處蒲魚石鱉石久涸

湫底以覆其體)服之湫若也底止也按湫讀為杼釋詁杼欽也方言而欽

也戴震方言疏證杜欽之而疏蓋胤也易言胤其胤注蓋胤也義相同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劉炫曰人之本心自然有愛之之存及死及近親同姓親

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矣使又為夫妻則相愛之美尤極也則美先盡矣矣美

矣必有惡生故生疾按同姓為近親而以生疏則老擅其美必致生疾不謂

一姓不再興也

△則卜之卜而得吉以非同姓矣



△ 實有四姬焉 衛侯行納女是其一也

△ 頓于淫聲指淫心耳 管子五輔篇淫聲福耳淫歡福目耳目之所好福心指  
字古只作福章昭周禮注指慢也制炫之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  
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樂成乃息五聲皆降則聲一成五成未成者更注  
上始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實手妄彈擊是為頓于此手所擊非後正聲  
是為淫聲惠之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揚雄曰詩謂樂章所以節  
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淫也按蔡元定律呂新書六十調篇古人復宮廢  
徵不為調五降之後不宮彈者以二變聲之不可為調也蓋正聲既終而不知  
止則轉為子聲子聲多于正聲是為淫聲

△ 陰淫寒疾 事同陰陽 在象大論陰勝則陽病陰勝則寒之傷形三傷體

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教慄而寒之則厥之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

△ 陽淫熱疾 陰陽在象論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之傷氣氣傷痛陽勝則

則身熱腠理閉喘虛脹為之候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

能夏

△ 風淫末疾 賈云末疾痛者疾也謂風眩也惠云易卦初為末上為末周書武

順解元首曰末陰陽在象論風勝則動

雨淫腹疾 陰陽在象論風勝則濡世六元正紀大論甚則水閉肘腫

女陽物而晦時 離為火又巽離兌三卦皆二陽一陰素問生氣通天論陽強

不能寒陰氣乃能

主不能御者是以此也 周官食飲藥物之事煖御養堅之人以掌于冢宰

君以不節致疾則宰輔之咎

血毒為蠱凡造蠱者必先置于器中故血毒相須清書地理志揚州臨豫章

以南教郡往之畜蠱其法以五月身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蝮合置

器中令自相咬存一種存者為之蛇則曰蛇蠱蝮則曰蝮蠱行以殺人

殺之死之為蠱論衡商書篇殺蟲曰蠱之蟲城矣案未鐘熟生蠱任

助述異記晉末荆州久雨粟化為蠱蟲害民

城隍標郡一統志隰縣城在汝州魯山縣東南五十里邠縣城今邠縣

十一月己酉願棟高云長曆是年閏十二月七移閏于十月則己酉乃十一月

之五日十一月乙巳朔

△將會孟子餘趙世家云風生共共生孟之生哀惠之按文當之風生共共

孟生哀孟子餘者謂共孟及哀也服以孟為趙盾子餘乃哀

甲辰朔丞于温按上云十二月者夏正之十月也此甲辰朔夏正之十一月五

制法引服虔曰祭人君用孟月人君用仲月願棟高曰服以甲辰朔為夏正

十一月此最有理傳曰閉蟄而丞杜注謂建亥之月蓋晉丞以孟冬而趙孟以

仲冬丞于家廟禮也按願氏釋事見晉之十一月于周為正月傳以丞存冬

祭不可繫之末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愛其文先言十二月晉丞而後

言甲辰朔是兩月事後人循其讀而自知之如杜孔之說直云甲二月甲辰朔

趙孟丞于温可天何必先言晉既丞于且甲辰之前于晉為秋九月不得行丞

祭愿考傳文如晉侯教世子申生里克執其君卓子及五鄭屠童之殺經皆

在春傳皆在前年之冬明是晉用夏正非由月誤今推朔閏十二月是甲戌



朔飲節振周雅建子王如祭祀蒐狩之禮皆用夏正乾鑿度之三王之郊用

夏正趙匡曰至子祭祀則用夏時亦天子諸侯皆然非獨晉也如大司馬職中冬教大司馬以九月乃中冬不

亦慎乎厥氏辨此為仲冬者是之晉用夏正非也

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杜預之通以為卿故書之柳傳言子哲取去游氏而

代其位是凡在非卿之證子產之不討懼其宗強故以積惡自斃豈肯復以為

卿杜預因有非卿不書之例遂不願傳文以証子產其愚恨如此

傳宣子譽之服之譽游也宣子游其柳下夏誘曰一遊一譽為諸侯度惠云

今孟子作孫趙故章句曰孫亦游也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孫焉知此傳

譽字亦作孫故服趙互引為證欽節振言說考行編天下譽注譽樂之與

孫樂義同又選王元長書中詩序注引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

晒譽令孫行也譽孫古字通則此譽字亦不必作孫也

謂之少齊服之可以寵異不與齊眾女子等言齊國如此好女甚少按長少是

其行孫法長衛姬少衛姬耳晉平公漁于乞齊女在晉宮不嫁少姜不以姓

而係諸國名此所以寵之

執法中都水經注侯甲水西水道中都縣故城南城臨洛水涓晉侯執陳之

字于中者去也漢文幸為代王都此一統志中都故城在徐州府平選縣西北

形去游氏而代其位鄭六卿公孫服已替伯有子哲言由得缺故形去游氏而

代其卿位也杜預于經注已言子哲為卿故不能代其位作偽者之心勞也

加木焉周禮掌囚職及刑教士加明格注鄉士加明格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

于格而著之也因時格有無格者至于刑教皆設之

三年旺蓋伯款出齊齊胡安國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踐臣  
國猶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執不成則失國而出者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  
見通于臣者皆以自奪為文正其奪之意也而乘戒遠矣按此說最允當且  
如杜預說則春秋之經專罪君而宥臣也左氏別起一義正周胡氏之說豈備不  
之察耳惠之此与術侯術出齊齊一例杜注謬

傳(系而人)系而人杜預注謬

豆區登鍾杜預之四豆為區按管子輕重丁齊西之粟釜百錢則鍾二千也  
齊東之粟釜十石則鍾一石也注斗二升八合曰鍾五鍾為釜以管子文計之  
則云斗二升八合者是也鍾即區字杜預非

四升為豆(原之毛晃曰豆者考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說而三

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之按此傳之四升為豆考工梓人之爵一升觚三升  
或以爵而酬以觚一說而三酬則一豆矣一說三酬則十升不得注四升之豆故注  
言豆當為斗又陶人注之豆實三而成釂則釂受斗二升三豆為斗二升以  
豆不得為斗矣旋人之豆實三而成釂先鄭云釂讀為斛釂受三斗聘  
禮記有斛按聘禮記之十斗曰斛安得之釂受三斗故後鄭不從其說飲  
邪按遺人注言遺豆其字實皆四升晏子雜篇一豆之合則此文豆不當  
作斗毛晃粗疎宋人之通病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晏子外篇田氏四量各加一焉)

三老凍餒(晏子雜篇景公遊于壽宮時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服之三

老者上老尚老農老按三者即鄉三者即鄉三者者年有爵者也漢書文



帝紀曰三老衆民之師也舉其貴者則賊者可知

或燠休之服之燠休痛其痛而念之哀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代其痛也按依服解字當為煦姬樂記注氣曰煦離曰姬臨之天以氣煦之地以形樞之令憐獲小兒張口含之持面熨之即煦樞之謂

其相胡公大姬服之相隨也按柳之箋之相助也

道瑾相望韋昭注道家為瑾說苑子公篇齊曰景公出而見瑾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倭而死然此瑾者為倭死之人不可謂倭死為瑾也

樂卻胥厚孤續慶伯杜預之八姓齊台南曰樂卻等皆氏族非姓也原氏即先氏續與孤同宗而為氏

以樂怡憂怡慢也湛見樂而慢遠憂

讒鼎之銘服之讒見其疾讒之暴明堂位所云宗暴是也一之讒地名禹鑄

九鼎于甘讒之野故曰讒見其非說林下齊伐魯索讒見魯以其僂往按

呂覽審己篇又作岑見其崇讒岑聲並同廣雅鄭宋地名讒乃鄭之訛

更諸與境者飾非難二曰徒子家孫章之圖

敢煩里旅周禮序官旅下士注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里旅即里有司管子

小匡篇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

有驚踊老踊狀如履村去足者持手以行也

乃數之而為里字皆如其舊里字里宰所坐簡氏書右塾左塾是也周禮

里宰注之柵里宰治冢多令街彈之室管子立政篇分州以為十里之為之

尉築障塞遷一道路博出入審閱用慎堯鍵堯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

開元何休宣十四年傳注之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統而論之不必八家一巷

要自什什任之相為一里之端有門曰閭有室曰塾其官曰閭有司周禮閭

居于塾而司其啓閉察氏之出入焉皇子曰輪扁子墨子歸過宋只金石錄

有南陽郡鄉正街彈碑隸釋酸枣令劉熊碑慈念丞氏上名校室中郡殘

碑而之校官祭海里祭海者也晏子之居不于大道而在里巷七德其材以

為里室反其侵地于隣山東通志清節里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北

推隣是上初學記四揚亦物理論曰室宅者先定隣焉南史呂佺珍傳百弟

豐氏故主神氏買宅于弟家鄰至于其家曾子問所之私館也

過懿伯之忌劉氏之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入郊後方過忌也恐是忌日

之忌據傳明言私忌周禮小史詔王之忌律注先王死日為忌祭義君子有

終身之喜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注教士之日不用舉他事知叔弓之不入者正

以入境別郊勞授館設飧介皆有事焉不取亂孝子思慕之心故為緩稽一

日不取介報怨而不入則懿伯之讐不得將遂廢君命而已乎叔弓必不以此

之愚也此事禮子所載大同鄭之誤解下文之辨請先入受館別教子可以不

入者正為遲遠不過一日尚耳

糞除先人之教唐聘禮記卿館于大夫鄭之館者必于廟不館于敵者之

為太尊也張超是大夫故得館太叔也

放盧蒲癸于北莖日下舊聞引城家記南北莖蒲城在朔州文安縣西二十七

里齊侯放盧蒲癸于此

王以田江南之夢鄉射禮注以極也待旄丘跡以者自己于彼之解與者注



彼于我之稱

三塗山傳以歲之不易言歲月不易得以其間潤也謂有難非

三塗山水徑注伊水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潤之山上有王母祠即古三塗山

也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準周書南望之文或言宜為轅轅大為伊瀨非也

方輿紀要三塗山在河南府嵩縣西南十里

陽城方輿紀要陽城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統志 三十八里仍名車嶺山

大室一統志嵩山在登封縣北十里六日大室其西曰少室

荆山杜預注指者乃中郊陽府房縣西南二百里之景山水徑注以為荆山

之首至襄陽南漳縣為荆山據馬侯不言款之書為陝州商州縣南

三十五里之荆山

中南一統志終南山在西安府南五十里

固陰江寒漢書郊祀志秋涸陳周与涸同集韻涸凝也涸字从欠不从小

夏啓有鈞臺之享紀年帝啓元年即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元和

志鈞臺在許州陽翟縣南十五里今開封府禹州

高陽有景亳之命紀年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之會諸侯于景亳遂征

韋商師取韋遂征厥後周書般說解湯放桀而復亳三千諸侯大會周

書所言是此景亳之命也方輿紀要亳城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十四里景山在

縣南二十里

成有岐陽之蒐紀年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方輿紀要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

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

康有鄆宮之郭紀年康王元年名康王德百官謀侯於于豐宮鄆縣志  
豐宮在鄆水西古縣三十里

穆有陰山之會紀年穆王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陰山一統志陰山在鳳陽  
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淮河東岸亦名陰山

王曰于武城即南陽宛縣之武城續志宛縣有東武古東字疑誤  
將墜幣馬服之墜輪也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廟傳選曰祭用幣畢瘞

之故王墜幣歛神按守祀職既祭則藏其幣注墜尸所祭時脊黍稷之  
屬物牲禮祝命按祭注按祭祭神會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墜祭士

虞禮注下祭曰墜之之極言墜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為墜此墜幣者謂  
不將遷廟主但以幣主命載于齋車以行及反藏諸廟兩階間有神道

焉狂尸之墜祭故王墜幣杜預以墜幣為布幣此贅說也

夏桀為仍之會有脩叛之紀年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脩氏逃歸遂滅

有脩山東通志東脩城即脩邑在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二十五里有古脩國為

桀所滅今名脩城阜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紀年帝辛四年大蒐于黎今陝西府黎城縣東

北十八里有黎侯城紀年之黎城縣古黎侯國

周幽為太室之盟我狄叛之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十一年

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

鄭子產作丘賦服之子產作丘賦者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年後古澤耳

丘賦之法不行矣子產後修古澤民以為貪故誘之惠之下引詩禮義不



德何恤于人言不依杜注加賦病民何不德之者服說見也按渾罕言作注于  
貪則不全如服說蓋鄭國之法賦者不役之者不賦載師注之夫稅者百畝  
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縣役鄭計田為稅不待言矣今後計丘為賦  
故國人謗之

△作注于涼廣雅釋詁禱也曹憲之音良世人作禱禱之禱水旁京失之  
世人作禱禱之禱草下著溥亦失之

入棘標麻水徑注泗水東迤標亭北春秋之棘標也一統志標城在泗寧府  
射擊縣北二十里又信陽州北五十里亦有標城寰宇記板麻城在平單州陽  
山縣西北陽山縣志云為麻城集在城東北二十五里方輿紀要棘水在歸德  
府水城縣故鄆縣東北

奔命于夏洳一統志漢口在漢陽府漢陽縣東漢水入江之口也亦曰夏口泗  
口魯口水徑注夏水入泗自坊口下泗水通夏夏日而會于江謂之夏洳即  
夏口矣其地亦在江北

城鍾離一統志鍾離城在漢陽府漢川縣東五里即五里墩也府志縣志曰  
歲尹宜咎所城之鍾離在漢陽軍城之五里墩成於十五年晉吳所會之鍾  
離則在平鳳陽府愚按下文城東城州未嘗在平鳳陽境內也鍾離仍在鳳  
陽也

及康宗一統志康宗亭在州府泗水縣東接費縣界

△饗大夫以饗杜預之說饗血饗鐘曰血按饗與與事及異雜記之成厥別  
饗之說寢成則考之而不饗之屋不交神明之道也注之言路寢生人所

居不覺者不神也者之者設感食以故之尔  
康蔚之禮記界解後謂之妄妄蓋舍以區食陵底之斯于受既成而覺之歎斯然則覺體之後乃設饗以故之杜預混言也

△夫子疾病不能見人素問陽明脈解篇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

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之則惡人難經五十一難之病狀得濕而不能見人者

病在藏也藏者陰也陰病則得濕又則閉戶獨處惡聞人聲

△真饑于今而退呂覽孟春注介格隔也按內則大夫有問魯子曰收死之真其

餘聞也欲隔介孟問之轉聲

五年以羊妻及防者未盡續志平昌有妻鄉注引杜預西南有妻亭山東

通志妻鄉城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境又縣東北樂陽社東南有防亭

亭在沂州府莒州東北境一往志若鄉故城在諸城縣西北漢屬琅邪郡

△傳成法滅氏按成謂五要約也

△葬鮮者自西門列子湯問注引此傳謂鮮曰也漢書司馬遷傳定計于鮮也

文類曰未遇刑自殺為鮮也與杜預解同

△使亂大徑樂記注注順也服之使亂大和順之道

△卒以餒死漢疏曰其曰行者良為徑故交辭所謂于行者彼往是也曰歸者歸

為死禽良為正之不得行所謂于死乘其翼是也曰讓者離火言楊所謂

有言是也曰以餒死者離位居之良為死之反不久其口則死以食所謂三日

不食是也氣神按坤為耳為人為惡離為坤所抑故饑人名牛而叔孫為

其在餒死也

勞居室于菟氏水經注八里溝又南得野菟水口水上西西南菟氏之水野菟



波鄭伯勞居生于菟氏之也菟字記菟氏城在周封府尉氏縣西北四十里  
送女于邢丘續志河内平皋縣有邢丘水經注晉侯送女于邢丘即此處方  
輿記平皋城在懷慶府城東南七十里入温縣界一名邢丘

有子家羈荀子大羈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羈子注子家駒魯公子  
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言補續君之過不勝其功用故  
不如羈子也

勞諒索氏元和志古大索城在鄭州滎陽縣理是也楚漢戰于京索南  
小索城在縣北四里

於聘有禮享歟有璋享歟並文別享歟之享非饗也小行人注之上  
公享王去以馬享后璋以及此取謂於聘有禮享歟有璋也按聘禮聘于

君用圭享用璧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此臣為君使之禮也杜預言臣為君

使執璋不知何徑傳琮知其不通而為之獲短窘步顯然

謹杜預之執璋不知何者之文皆酌  
經之璋琮非圭璋將送之璋也

琮有陪舅服之陪牛羊亦舅故之陪舅按聘禮宰夫於服設琮注之食不

備禮曰琮此則如王之禮曰食對下歸饗餼是大禮也聘禮之任一牢在西

舅九羞舅三腥一牢在東舅七注之羞舅則陪舅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

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之舅西九東七者九謂正舅九牛羊亦魚腊腸胃膚

鮮魚鮮腊東七者腥舅三鮮魚鮮腊故七知羞羞舅陪舅是一物者此云

羞舅下饗餼言陪舅故知一也陪舅三則下之脚腫腫是也肉則疏之脚牛

腫腫羊腫腫豕腫集穀腫肉美按陪舅者所謂餼也鼻崇義三禮圖

舊圖云銅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為之大夫已上以銅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

按九章易只言正鼎之制如此

臣崇義按銅是玉器即銅是

也故周禮亨人祭記別俎銅美而掌客注之不殺則去銅鼎又云合大夫禮

注之銅者茅美和之器故疏引下記之牛以灌羊以苦所以徽是茅和美

美也然則據美在銅故曰銅美以器言之則曰銅鼎據在正鼎之後設

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

出有贈聘聘禮君使卿還玉大夫還璋于館之後之贈用束帛注所以遺聘

君又云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注之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按上之束

帛則報其聘也禮玉束帛乘皮所以報其享下記云在聘為贈又云無行

則重贈反幣即其事也此皆遺使者之君從謂之贈下賓行舍于郊云

使卿贈如執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衆介大夫執贈如其面幣則主

國之君大夫報使者私款私面之禮從謂之贈是贈贈二事各別也

鄭伯勞諸國一從志國縣故城在周封府杞縣南

明統志杞縣南五十里

以繁陽之師即繁陽也方輿紀要繁陽在汝寧府新蔡縣北

效諸鵲岸元和志鵲頭鎮在宣州南陵縣西一百十里楚伐吳敗于鵲岸

是也方輿紀要鵲尾洲在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鵲頭山在池州府銅

陵縣北十里山在鵲洲之頭因名

至于羅油水經注汨水又西迳汨羅城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羅油矣世謂之

汨羅口以統志汨羅江在長沙府湘陰縣北七十里方輿紀要汨羅江至縣

境分為二水一西南流曰汨水一西徑古羅城曰羅中後抄而北出至屋澤後



合故曰汨羅不西流注于湘江謂之汨羅口水道提綱湘水至湘陰縣西南境  
有汨水東南自平江縣汨水即平江合汨水來至汨羅山分流而西注之曰汨羅口

震電馮怒方言馮怒也楚曰馮廣雅釋詁馮滿也洪興祖楚詞補注列子曰馮怒怒注之馮大也馮馮一也

及汝清汝水入淮之口一徑志汝水自河南息縣東流入潁州府阜陽縣南

至朱皋鎮入于淮亦謂之淮口  
抵箕之山寰宇記踰山在唐州棗縣南三十七里按輿地志之東南口有踰山昔抵箕也楚子觀兵處

待命于巢元和志楚有二巢一在唐口六縣其南巢梁所放妻則江州潯陽縣東四十二里巢的故城也按九江府志与元和志所言同

六年傳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漢書州志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之然後乃對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若于臬也

從之以刑刑法志引作懼之以行晉灼曰懼古懷字說文引作懼之懼也按方言從耳獎也戴震以形為譽之誤非也秦晉之間相勸曰從耳中心不形而曰旁人之勸從也曰從耳則此從耳之以行義亦可通杜預不當解為懼耳章昭林之注注從耳獎也

而作禹刑紀年帝芬三十七年作圓土

而作湯刑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按墨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

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君子出然二衛梅賾偽古呂氏孝行覽商書曰刑三百

罪莫重于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湯刑者矣此傳而之蓋指祖甲重作

周有亂政而不作九刑周書書考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正刑書太史筮刑書九篇以并授大正按此成王時也亂政蓋指穆王作呂刑

三辟之興皆株世也服之政衰為株世株世踰于季世季世不能作辟也按晏子諫篇三辟著于國此文下之制參詳別知春秋皆蓋取三代之制

錐刀之末將受爭之錐非外儲左上手產為政國之盜賊錐刀送送三日可反有加邊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餗九俎庶羞西東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錐免鵠也寫按此其常禮季武子是也知則用上大夫豆可知聘禮記之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邊豆疏引此傳武子禮之饗使

者三加邊豆之正禮此致饗加邊豆者殷勤之義也此加豆則需加於故前鄭瓊趙孟其五獻之邊豆武子之不過三獻而辭加豆也

以其乘馬八匹句屬私面句屬見鄭伯聘禮所謂賓款也禮用束帛乘馬此八匹強敬也聘禮賓款後賓請有事于大夫此致聘君之尚也主不

重其勞故就館致饗饋明日賓於服向鄉致君命史克記擗者出請

事賓面如款幣則此傳之私面也聘禮注客尚日為之今此送勞于境故私

款之後即請私面周禮司儀雖有私面見君為名非此義也杜預不曉禮典

送以私面為私見鄭伯周禮疏亦誤其誤

不抽屨服之抽屨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屨也按毛詩傳言款闔抽屨續燭

書大記甸人徹廟西此扉蔽裏廿八年子尾抽桶擊扉是有抽屨之事也

按書曰聘禮君過他邦至于竟使次介偃道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

衆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注之此使次介偃道上而誓也史于衆

錐刀之末將受爭之

身不暇勝其事



合之前此而讀之以勅告士眾為其祀禮暴掠也傳而之與禮合

師于孫章此孫章蓋江州漢九江郡

次于乾谿一統志乾谿在亳州東南紀要東南七十五里

改其師于房鍾李兆洛鳳臺縣志房鍾即今關疇集地今關疇北至乾

谿百餘里南至穀尾百餘里東南至州東百餘里大師次乾谿故別軍在

房鍾為犄角也此孫為崇亮往來要地夫

七年登齊平賈謂魯與齊平許惠知以為並與齊平服之襄二十四年仲孫

弼侵齊廿五年在行伐我自爾以來齊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焉為求與

魯平此六年冬齊侯伐此蓋將納簡公齊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

也齊次于執莖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按實說何休注云羊用之宋人

孫復劉敞輩皆宗之經于下有叔孫甥也齊注盟者不承與齊平之文但

言也齊是矣何用言位盟乎劉敞之杜說與傳差錯傳在之齊求之者以

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之登已齊侯次于執莖人行成者齊已登莖

平之條更進次執莖而登乃行成也此年三月孫孫甥也齊注盟者不承與齊平之文但

年冬及鄭平孫還也鄭注盟者不疑

齊侯次于執執與郭通方輿紀要為郭城在河間府任丘縣西十七里漢

縣屬涿郡

盟于濡上水經注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及于容城縣西北大利亭東

南合易水而注臣馬水按此所謂北濡合北易者也又之濡水出蒲陰縣西昌

安郭南又東北注樂城南東入博水按此所謂南濡合南易者也方輿紀安濡

水在保定府完縣西南水經注上謂之必逆水志之於縣北一里有必逆水徒  
 縣東南合于祁水或以為此即祁水之別派非故濡水也此水經注之南濡也又濡  
 水在易州北源出州西北三十里窮獨山東南流支分入城又東南流入容城  
 縣界或謂之北易水此所謂北濡也按寰宇記北易水與濡水同出窮獨山故其  
 名通稱寰宇記又云濡水在莫州鄆縣西二十里東合易水左傳齊人伐北燕  
 盟于濡上即此處也紀要濡水在河間府任丘縣西北二十里今與易水交疏不  
 復別為一川此蓋北濡依杜預至鄭縣入易之文也按水經注于滏水篇之濡  
 水之自下博水出至濡水通稱昭公七年齊與燕盟于濡上杜預注之云是  
 濡水與滏水滏水通稱昭公七年齊與燕盟于濡上杜預注之云是  
 定府安州北即古濡寇諫水下流也土俗稱州為濡上此蓋以南濡為濡上也

水經注滏水東北逕  
 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在保

但水經注之文敘述不明方志不載又隨附各縣不加區別故今並舉諸流  
 畧為論次南北各異使學者勿惑焉水道提綱濡水合北易水至新城縣  
 南境與拒馬河會此舉今之著名者言之

芡尹字字士表禮其表葵莖莖莖注齊人或名全沮為芡得傳芡大也然  
 此官是主君之膳羞乾豆者也庶羞是田獵所得故祭序義勇篇芡尹文  
 者荆之歐鹿菟者也

作僕區之法服之僕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按詩傳僕附也附與隱義  
 相生也按百官公卿表僕射之義取主射之功之僕主也主亡遂者所謂捕逃主  
 僕臣也(方音)俗服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儂或謂之取服  
 儂即臺服即僕以其居十等最下故以為醜稱



章華之臺寰宇記章華臺在荊州江陵縣東三十三里臺形三角名勝  
志又謂之豫章臺水經注江水又東得豫章口是也范曄岳陽風土記  
華宮世傳有章華臺非也古章華在荊州監利縣離湖上

章與子桃前志太山郡有桃山桃鄉二縣一統志桃墟在泗水縣東南山  
東通志一作陶墟之舜所處也

辭以三山與之萊柞水經注泰無萊柞蓋山名也郡縣取目焉左傳曰  
三山及萊柞是也應劭十三州記曰太山萊莖縣魯之萊柞邑按此傳又義  
為順水經注誤記也方輿紀要萊莖在泰安州萊莖縣西南以山名邑  
即今萊莖在傍諸小山矣

好以大屋御覽八百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臣魯君先至乃

之大也之弓不稱之聖海蓋極之誤所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云按

及上祀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之材良則句少也又云往禮書來禮多  
弓長六尺有上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則此大屋是也

羽山紀要羽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北八里高四里周迴八里寰宇記雨澤在  
胸山縣西九十里古羽山一百步一名羽池之上多生細柳野獸不敢踐又

郡國志之鍾離昧城南有羽泉也鍾離之委其水恒清牛羊不飲  
山管之三方鼻服之鼻三足者圓四足者方按釋器鼻純大謂之鼻圓鼻  
上謂之鼻是圓鼻鼻上其方鼻則大口也以宣和博古圖驗之其文王

鼻南宮中鼻等皆四足方鼻如服說  
以取媚也大雅文王箋媚愛也

△以為淫厲淮南傲真刊傷死者其鬼媿時既去其神漠注媿煩媿善行  
病害人

△鳥鴝陸機跋脊脊大如鸚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乞腹下白頸下  
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欲辨按鴝鴞生江淮洲諸尚取以作脯甚美

△高固亞固紀年祖乙十五年命邵侯高固盤庚十九年命邵侯亞固祖甲十  
三年命邵侯祖紺

△亦莫余敢侮莊子列御寇作孰敢不執郭象之言人不教以不執之事侮之  
與杜預注同非也言三有亦不敢侮之人此自銘不考言人之三侮于己也

△非長之謂才惠之初九震二為元子故云非長之謂才孟非人也怪言否之  
匪人以此匪人言孟跋當陰爻履六二跋履履陰爻也

△各以不利惠之此初之利居貞利建侯文初奉之入則居止出則建侯以居貞  
屬孟建侯屬元故之各以不利

八年菟于紅按傳云自根年至于商術則蕭縣之紅亭非魯所能至  
水徑注以為紅即地非也方輿紀要虹城在鳳陽府虹縣西七十里地道記

云大菟于紅即此誤也山東通志紅亭在泰安府泰安縣南境郡國志紅  
亭在奉高縣西北按此則昭注非郡國志存文也

△葬陳哀公穀梁疏三滅國不葬以書葬者以楚之道滅人而陳之滅故  
書葬以存之孫復曰葬陳哀公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按二家之說勝

於杜預魯往會故書之說  
傳晉魏榆服之魏邑也榆州里石水徑注太原榆次縣即魏榆也一說



志榆次城在太原府榆次縣西北元和志春秋時晉魏榆地

虎祁之宮(中經注)汾水運條縣故城北運虎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

中凡有三十柱之徑五尺截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也明統志虎祁宮在

平陽府沁源縣西南四十九里

游服而逐之游服蓋游之服玄端深衣之類杜預謂游戲之服不能其所

謂也魏志楊阜見明著襦被縹綾半袖者秋時豈有此制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顧棟高表之九年四月陳吳傳火出而大陳杜以為八

年不夜間而誤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今考上下傳文八年實閏壬午實

十一月十九日定為傳是而徑誤

私於帷加經于顛而逃(私于帷者帷中者哭踊之禮哭踊則袒免既畢

哀乃加冠經

狂將復由(惠之由讀為系顛木之有由葉之由按說又引郭由弓木生條

也商書系顛木之有由柝古文言由柝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為書只作由

柝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為因由等字王鳴盛後集曰書是木生

條故經傳曰字皆訓為生毛詩序之由儀柔物之生亦得其宜是由訓為

生春秋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

自幕至于簪屨(孔晁魯注)注幕修造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于歲之

大祫而祭焉謂之(按內外傳皆以幕為簪屨上世韋昭指為虞思非

也呂梁碑舜祖幕之生窮蟬竊以為幕即窮蟬耳

冥德于道(索隱引宋哀曰虞思之後冥伯直極中衰故殷封道于陳以

祀舜按董子三代改湯變夏作殷故教夏禮德唐蓋在湯時乃二王後也

九年傳以美漢西田益之方輿紀要城父城在亳州東南七十里按漢即亳也

水徑注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流城父縣故城春秋所謂夷田在濮水西

者也

駁與釐同一位志釐縣故城在乾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

蒲姑昭統志蒲姑城在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服之蒲姑齊也齊魯也

肅慎蓋毫晉書東夷傳肅慎氏一石挹婁在不咸山北一統志長白山在吉

林城東南寧古塔將軍駐吉林城橫亘千餘里舊名不咸山石太白山寧古塔里龍江

及攀天府之承德鐵嶺開原法縣五肅慎氏地秦本紀寧公二年遣兵伐

蕩社三年与毫戰毫王姦戎遂滅蕩社索隱曰西戎之君號為毫王蓋成

陽之亂其邑曰蕩社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三原縣有蕩陵又有蕩陵在始  
平縣西北八里按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方輿紀要蕩社在西安府三原  
縣西南

豈如弁髦既夕記既殯主人視髦注兕生三月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

男左女右長大狂為髻存之謂之髦所以順又母幼小心至此尸柩不見表三

佈可以古之玉藻教殺不髦相弁者三加之皮弁爵弁其緇布冠既冠而敝之髦則教設而說

之既說六國于敝矣因通言之杜預素弁冠同名可也彼不詳髦之事劉炫亦

駁確有依據按惟杜預之說別有肺腸素謂弁上有髦按詩傳之髦者

髮至眉內則注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髮有說又髦髮也史儒所訓未聞以髦

飾冠也孔款選等作左傳西義其底在畢露乃全無學問者也



后稷封殖 王 難字言周自后稷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一旦乞我據之  
一人不亦難乎杜預謂后稷不耕墾者而俾我畜牧全無文理  
歲五及鵠火一水救五

卒于戲陽 續志魏郡內黃縣有善陽聚水經注白溝自縣西北流逕戲  
陽城東世謂之善陽聚一統志戲陽城在彰德府內黃縣北

請佐公使尊 蓋禮命執事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注執事  
者執公尊瓦大之尊也按蓋禮之膝觚于尊者惟卿大夫其士賤不得膝  
觚故房嗣之佐公使尊同于執事之役凡賓客及膝觚執事者舉尊酌  
已執事者及尊又三爵爵後士有執事爵者執事爵者執事爵者酌  
以進士執事爵者酌以之公命在賜膳宰是士亦執事執事之等也通典

東晉王珣元會設白虎樽于殿庭 蓋有能飲通言者則發此樽飲陰蓋杜  
舉之遺式

辰在子非謂之疾日 王藻之子卯稷食菜羹則知人君以為疾日自短損  
也又士喪禮於哭不進子卯則知他人預凶事亦哭也進此也

味以行氣 素尚陰陽 在象福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之歸氣歸精味  
傷形氣傷精之化為氣之傷於味

其以勸民也 廣雅釋詁勸勞也曹憲曰勸子小反又楚夏及疑誤也禮記曰  
毋勸說鄭注之勸猶嗔手也是取人之說以訓為勞則為用勸民之說是勸从

刀而勸注力助矣毛居正六經正誤之勸從之勸從渠注刀音子六反截也  
不注力飲師揚說文刀部刺從也周書曰天用刺從其命令若作勸而釋文

又禮子小為子六及許氏以文為善其漢考李夫人傳命標絕而不長字雖  
誤注木旁亦音子小反以陸氏之誤研觸之勅勅五子小反亦非也字義  
既別不得同音也則勅從从子小音勅氏注楚交音詠家多誤

十年傳有星出于婺女星經北方須女四星主布帛為珍寶藏一名婺女宋  
史天文志客星紀須女兵起女人為亂守之宮人憂詠侯有兵諒星抵須女  
女主死

請射三尺烏而用之李雪而派曰為如羊尹三宇之射王旌射其旂也欽

辨按新序義勇篇王者之旗曳于地今存脫此句余知古法官故事引有國君之旗齊于軫

大夫之旗齊于軾

戰于稷史記索隱稷齊之城門也或之稷山名按山東通志稷山在青州府

臨淄縣西南十三里上有稷祠或曰齊稷門稷下之名以此按戰書宜為  
稷門

蘊利生孽惠之大戴禮曰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子

而反棘焉山東通志棘里子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境

与之夫子通志夫子邑在濟南府長山縣西南二十里夫村

孤斬焉在哀強之中惠半農曰杜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乃窮叔復作

遁辭下之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遂畢乎葬與卒哭為時無

幾諸大夫何不少待掩杜預于僖卅三年注既葬及虞則免是即以初虞

為卒哭之改葬未卒哭則又知虞與卒哭異日雖其堅持除喪必在

葬後之說已自前後稽亂猶叙向辭大夫語則確卒哭在不能久也卒



哭可見則叔尚示其期子皮之幣亦不亟淹久而耗矣矣

十一年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杜預云蔡大夫深怨以蔡子名者按此則春秋

書法般有可討之罪不始于今日也誘而殺之又非討惡之義也遂滅蔡

而執其世子用之種之殘暴則如惡焉以身是弑君之賊而蔡侯般執耳

故生著其名以寓誅絕之義豈聞赴者子聖人之旨被杜預未殺杜預

之罪得矣

盟于稷祥彙纂之書在兗州府濟陽縣按稷祥者即大庭氏之庫

魯國以稷稷祥故遂名為稷祥在在魯縣

傳蓋氏之送蓋氏者是僖子正室使二女助之為其送或蓋氏是僖子

別邑使二女別居于此為送也故下宿于蓋氏小爾雅廣言送倅也

於有若定蓋稷疏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東箱西面五大

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之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者此是士之定位士踐

故不待君揖入門即就定位

會者表司常職之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執禮之

上介皆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執其旂而立晉語成王盟諸侯

子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菴設盟未與鮮卑守燎是謂會者表

衣有禱釋器衣皆謂之禱注衣領也方言於禱之衣注衣衣領也按衣領當

膺左右衽取會故謂之禱說文禱帶而禱也

帶者結玉藻注結約也疏之紐約用紐者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物穿

紐約結其帶並用紐為之闊三寸修長三尺與帶垂者齊紳長三尺鞞

長三尺約紐紐亦長三尺

視不過結袴之中為不過袴身不過結

言守氣矣氣不守其舍則死列子黃帝篇是純氣之守也

于周山方輿紀要蔡罔在汝寧府上蔡縣東十五里周二十里

不美一位志西不美城在許州府襄城縣東南二十里東不美城在南陽府

舞陽縣西北

十三年北蓋伯于陽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方輿紀要陽城在保定府

完縣東南五十里

傳北蓋伯歿于唐一位志唐縣故城在保定府唐縣東北

有汝水澗方輿紀要澗水出臨淄故城西南之中池分為二流西流曰系水北流

曰澗水至博興縣界入于時水齊乘澗水即今臨淄西門中池也北流者據極居也仍稱九  
位道于鮮虞一位志新市故城在真定府新樂縣西南古鮮虞國縣志在縣  
西南四十五里新城舖

遂入昔陽劉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而孔疏反復辨之專獲

杜預樂平沾縣之昔陽然其說不能當劉之辨核也顧棟高以下世陽為是

樂平沾縣去中山絕遠為非彰明改昭二十二年荀吳攻東陽襄二十三年

趙勝帥東陽之師乃晉山東之地在魏郡廣平以北方輿紀要五州冀州晉之東陽地則荀吳畧

東陽入昔陽滅肥滅鼓同在古晉州無疑不得移昔陽在沾縣也然劉氏執

杜以昔陽為鼓都非肥都則有素矯之而非也鼓与肥同在古陽縣故在幼

漢方注司馬彪郡國志俱云下世陽有鼓聚此鼓子國也有昔陽子肥



子所都後人連而讀之遂謂鼓子國有昔陽古傳之入昔陽者入其國都  
君立別邑其時肥未滅也漢志真定國肥靈縣故肥子國即其別邑至八  
月壬午乃并滅之而以其君歸入于滅為一事則肥固有二邑矣昭二十二年  
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得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為備晉得魏滅之象如  
劉之鼓都則晉已生甲子國門何得復為偽雜而之魏表之也方輿紀要孫杜  
預鄰元之謬遂指晉州之昔陽為鼓子不為指山西樂平縣之昔陽為肥  
子所都然樂平之昔陽去鼓城三百餘里西隔大山又元和志之昔陽城一名  
夕陽本非定稱其名偶同耳顧氏依違創炫杜預之間則愈糾錯矣劉昭  
郡國志注又子下去陽縣下引杜樂平注縣之昔陽此殆不辨黑白者矣

